

中药煎煮的容器、溶媒、时间、火候因素

卢芳国, 张世鹰, 吴治谚, 邹莉, 罗宁, 何清湖*

(湖南中医药大学,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含浦镇学士路 300 号, 410208)

摘要 中药汤药煎煮不规范的现象在临床实践中普遍存在。中药煎煮质量不仅影响疗效, 更影响传统中医药学优势的发挥。中药煎煮过程中的各个环节无不渗透着哲学辩证思想。从容器、溶媒、时间、火候等方面探讨中药煎煮中体现的哲学性, 认为在煎煮过程中要根据处方所用中药的特点“辨药施煎”。

关键词 汤剂; 煎煮; 容器; 溶媒; 火候

中药煎煮是指将一种或数种中药在阴阳水火相互作用下, 其有效成分溶解于溶媒中形成汤剂去渣取汁的过程。临床实践证实, 作为衔接中药材与治疗患者疾病的重要中间环节之一的煎煮, 其方式方法是否得当与临床疗效密切相关。历代医家对中药的煎煮都极其重视, 如汉代张仲景《伤寒论》与《金匱要略》中的“方后注”对所载方剂的煎服方法都有较为详细的阐述; 清代徐灵胎曰“煎药之法, 最宜深讲, 药之效不效, 全在乎此”^[1]。实际上, 中药煎煮的各个环节无不渗透着哲学辩证思想。中医理论体系中常强调辨证论治的基础上辨证用药, 我们认为, 中药煎煮过程中也不能忽视“辨药论煎”。

1 煎煮中药不同, 选择容器不同

1.1 容器材质

目前可供选择的常见煎煮容器材质主要有陶瓷(瓦罐、砂锅)、瓷器或不锈钢容器、玻璃容器等。煎药时需根据煎煮方药所含中药种类选择适宜的煎药容器。陶弘景认为, “温汤忌用铁器”; 李时珍曰“凡煎药并忌铜铁器, 宜用银器瓦罐”^[2-3]。根据现代化学研究我们知道, 在使用铁器或者铜器对中药进行煎煮时, 药物中所含的鞣制、苷类物质

可与铁及铜发生反应, 生成鞣制盐类, 使得药物的疗效降低, 汤剂颜色变黑或变绿, 甚至改变药性, 服用后不但不能起到治疗效果, 甚至可能加重病情。故一般认为铁、铝、铜质等金属容器均不宜作煎煮容器。陶器因其具有传热均匀、化学性质稳定、不易与药物成分发生化学反应等优点一直备受青睐^[4]。张星等^[5]对补阳还五汤中苦杏仁苷、芍药苷、毛蕊异黄酮葡萄糖苷、芒柄花素 4 种成分同时定量检测, 并比较砂锅、不锈钢锅、全自动养生壶等不同器具煎煮对补阳还五汤 4 种成分含量的影响, 结果发现, 砂锅煎煮组补阳还五汤 4 种成分含量明显高于不锈钢锅煎煮组及全自动养生壶煎煮组, 且不锈钢锅煎煮组 4 种成分含量最低, 从而得出砂锅为补阳还五汤传统煎煮的最佳煎煮器具的结论。但是, 由于中药种类不同, 其化学成分有异, 其煎煮所选器具应区别对待而不能拘泥于陶器。如刘小平^[6]考察了砂罐直火煎煮与不锈钢药罐蒸汽煎煮两种煎煮容器对《伤寒论》中白头翁汤、黄芩汤、理中汤等 10 个组方中药汤剂质量的影响, 从外观、比重、部分化学反应及有效成分的测定、浸出物的重量等方面来看, 两种煎煮容器并无差异。若所煎中药不含有与所选容器反应的物质, 选用金属容器煎煮药物也并非绝对禁忌。温剑^[7]指出, 因某些中药在铜器中煎煮时可与铜反应, 生成碱式碳酸铜, 故对煎液进行检测时, 可发现其中含有铜离子, 临床上治疗与铜离子缺乏有关的白癜风时, 煎煮时若选用铜质容器反而可能疗效更佳。因此, 煎煮容器材质的选择需要综合考虑所煎中药的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1473468, 81072751); 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13JJ6062); 湖南省研究生创新性实验项目(13); 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13A066); 湖南省高校科技创新团队项目(15); 湖南中医药大学重点学科资助项目(1); 湖南中医药大学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4, 11)

* 通讯作者: hqh1111@tom.com, (0731) 88458009

实际情况。

1.2 容器大小

煎药时需根据煎煮方药所含中药的数量、种类等来选择大小适宜的煎药容器。若所选药物合最佳溶剂用量占容器容积比例过小,甚或溶媒无法覆盖药物,会使得药物有效成分难以煎出,影响临床疗效。药物数量相同时所选药物越重,所占用体积越大,所需容器越大;反之,所选药物越轻,所需容器越小。当所选药物质量相同时煎药容器的大小应与药物所占的空间成正比,如以质轻的花叶类植物药为主需选取大容器,而质重的根茎类植物药或金石矿物药为主需选取小容器。总而言之,应以药物合最佳溶媒用量后置入容器时溶媒液面高于药物为宜。

2 煎煮中药不同,选择溶媒有别

2.1 溶媒种类

煎药时需根据煎煮方药所含中药的类别选择适宜的溶媒种类。水是煎煮中药时最为常用的溶媒。张仲景认为,水有各种各样的分类,如泉水、井花水、甘澜水等,临床可根据疾病证型的不同选择不同的水。泉水性清凉,治疗百合病的诸多方剂均需选用泉水煎煮,如百合地黄汤、百合知母汤等;井花水清洁涤痰,故治疗癫痫的风引汤用井花水煎;浆水煎药其酸温之性可以辅助调中下气止呕,故硝石汤和半夏干姜散多用浆水煎;甘澜水轻扬而不助水湿,故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用甘澜水煎取。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将水分为四十三种天地二类,并论述雨水宜煎发散及补中益气药;液雨水宜煎杀虫消积药;潦水宜煎调脾胃、祛湿药;露水宜煎润肝杀虫药及调疥癣虫癩诸散;腊雪宜煎伤寒火喝之药;井泉水宜煎一切痰火气血之药。根据病情之缓急轻重,药物之性属,水味之甘淡咸苦,性之刚柔缓急,选择煮药用水是提高煎煮效果的重要方面。经氯化法消毒后的自来水或非新鲜的瓶装矿泉水因残留一定的有害物质,目前已不是煎药的最佳溶媒。此外,在《伤寒论》中还多次提及用酒、苦酒、白蜜等多种溶媒,比如在苦酒汤中“半夏洗,破如枣核十四枚,鸡子一枚,去黄,内上苦酒,着鸡子壳中,上二味,内半夏,著苦酒中,以鸡子壳置刀环中,安火上,令三沸,去滓,少少含咽之,不差,更作三剂”^[8]。可见古人对于煎煮溶媒非常重视,已深刻认识到煎煮药物所选用的溶媒对药效的发挥作用巨大。

2.2 溶媒用量考

煎药时需根据煎煮方药所含中药的量、药物的质地(吸水性)添加合适的溶媒量。药物相同时,中药量越多,所需浸泡的溶媒量也越多;反之,需溶媒量越少。中药量相同时,药物质轻则需溶媒量多;反之,药物质重则需溶媒量少。一般而言,第一煎溶媒液面可高于药面 3~5 cm,第二煎可浸过药面 2~3 cm,并且煎煮用溶媒量最好一次加足,不宜中途加入,更不能把药煎干添加再煎。张仲景在《伤寒论》中对不同的方药所加溶媒量及煮取量都有考究^[9],如第 12 条桂枝汤曰“上五味,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适寒温,服一升”;第 161 条旋覆代赭汤曰“上七味,以水一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可见,张仲景非常重视根据不同方药以选用不同煎煮溶媒量以及煎取的药液量。

3 煎煮中药不同,煎煮时间需变

3.1 浸泡时间

煎药时需根据煎煮方药所含中药的种类来制定中药浸泡的时间,一般是浸泡 30 min。浸泡时间长利于有效成分的析出,但也不宜过长,以免引起药物酶解和霉败变质^[10]。有效成分难溶于水的一些金石、矿物、介壳类药物,应研磨捣碎浸泡先煎,且浸泡时间宜长,以利于有效成分的析出。对植物药而言,以花、叶、茎等类药材为主者可浸泡 20~30 min,以根、根茎、种子、果实等类为主者可浸泡 60 min^[11]。

3.2 煎煮时间

煎煮时间需根据煎煮方药所含中药的种类来制定。现多主张普通中药用武火先煮沸后文武火交替煎煮;解表药,使用武火快速煎煮,头煎煮沸后再煎煮 10 至 15 min,二煎煮沸后再保持武火煎煮 10 min;滋补调理药,武火使药汤沸腾,后用文火慢煎,使药汤浓厚药效持久^[12-13]。现代研究表明,煎煮时间对药效的影响很大,在制定药物质量监控标准时,煎煮时间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参考指标。煎煮时间过长,药物中的某些有效成分会遭到破坏,尤其是挥发油类物质;煎煮时间过短,某些有效成分不易析出;而某些药物则必须久煎才能除去其毒性,如附子。李芳等^[14]通过试验得到加味甘桔汤中各单味药材的最佳用水量和煎煮时间等煎煮数据,并确定复方中药最佳煎煮方法煎出的有效成分明显高于传统煎煮法。李祥林等^[15]根据古代文

献、现代实验研究认为,辛温解表剂、扶正解表剂应适当久煎,辛凉解表剂煎煮时间则宜短。

4 煎煮中药不同,火的把握有异

4.1 火源选择

煎煮过程中煎药火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古人生活条件有限,取火多以木柴为主,木材之种类繁多故其对火的研究颇深。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将火分为阳火、阴火、燧火、桑柴火等 11 种,认为桑柴火、炭火、芦火和竹火适合用于煎药,其中提到“芦火,竹火宜煎一切滋补药”;并对不同火的功效进行了阐述,曰“凡服汤药,……火用陈芦、枯竹,取其不强,不损药力也,桑柴火取其能助药力;桴炭,取其力慢;栎炭,取其力紧;温养用糠及马屎、牛屎者,取其缓而能使药力匀遍也”^{[14] 297}。这些都值得我们现今煎药过程中借鉴和注意。现代社会煎药多以天然气和电磁炉为主,火候大小控制迅速简便,却缺乏柴火的循序渐进。溶媒药物属阴,火源属阳,可以认为,中药的煎煮是阴阳水火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因而不同火源其作用结果不同,有必要针对不同的药物选用不同的火源,但孰优孰劣尚缺乏相关研究。

4.2 文武之火

火候有武火和文火之分,武火指大火,文火指小火。煎药时需根据煎煮中药的种类来确定煎药的火候,中药种类不同,性味归经、升降沉浮也不同,文火武火、煎煮时间需变。清代石寿棠强调应根据不同的需要有目的地选用武火与文火,即“欲其上升外达,用武火;欲其下降内行,用文火”。因此,若所煎药物性多升浮,欲达病所在之上焦、卫表,则宜用武火煎煮,如解表、透疹、祛风湿、升阳举陷、开窍醒神、温阳补火、行气解郁及催吐等功效之药;若所煎药物性多沉降,欲达病所在之下焦、脏腑,则宜用文火煎煮,如清热、泻下、利湿、安神、止呕、平肝熄风、止咳平喘、止血及收敛固涩等功效之药。李时珍对于煎药也重视火候的把握,认为“须识火候,不可太过不及。若发汗药,必用紧火,热服。攻下药,亦用紧火煎熟,下硝黄再煎,温服。补中药,宜慢火,温服。阴寒急病,亦宜紧火急煎服之”^{[14] 298}。

另外,尚有先煎、后下、包煎、另煎、溶化、泡服、冲服、煎汤代水等特殊煎法,更是需要视药

物种类、具体病情而区别对待。

综上,中药煎煮在中医药治疗疾病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不仅决定了药物服用的安全性,还影响着药效的发挥。“辨证”的哲学思想渗透在中药煎煮过程的各个方面,所以要重视“辨药施煎”,综合考虑各因素,对于提高药效、更好地发挥中药的作用无疑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环节。

参考文献

- [1] 徐灵胎. 医学源流论 [M]. 北京: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11: 31.
- [2] 廖仰平. 煎煮工艺对汤剂质量的影响 [J]. 中国民族民间医药, 2008, 17(5): 9-11.
- [3] 李时珍. 本草纲目 [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75: 56.
- [4] 薛锦. 中药煎煮方法 [J]. 光明中医, 2014, 29(12): 2675-2676.
- [5] 张星, 陆兔林, 毛春芹, 等. 不同器具煎煮补阳还五汤的 4 种成分含量比较 [J]. 中国医院药学杂志, 2013, 33(7): 533-536.
- [6] 刘小平. 两种煎煮容器对中药汤剂质量的影响 [J]. 中国医院药学杂志, 1986, 6(10): 31-32.
- [7] 温剑. 再谈中药的正确煎煮方法 [J]. 首都医药, 2008, 15(16): 18-19.
- [8] 张仲景. 伤寒论 [M]. 北京: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13: 46.
- [9] 熊曼琪. 伤寒学 [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7: 22, 129.
- [10] 陈平亚. 中药煎煮方法与煎取量间关系的探讨 [J]. 中国民康医学, 2007, 6(6): 496-497.
- [11] 闵云山. 中药煎煮前浸泡时间长短之我见 [J]. 甘肃中医, 1995, 8(4): 42.
- [12] 陈永青. 中药煎煮的方法应用与探讨 [J]. 中外医疗, 2010, 30(20): 146-147.
- [13] 张学慧, 徐国文. 中药煎煮方法浅析 [J]. 中国民族民间医药, 2009, 18(6): 118.
- [14] 李芳, 王秀杰. 复方中药最佳煎煮法的研究 [J]. 黑龙江中医药, 2007, 30(1): 49-50.
- [15] 李祥林, 潘卫峰, 范瑞娟, 等. 解表剂煎煮时间之我见 [J]. 山西中医, 2012, 28(1): 53.
- [16] 李时珍. 本草纲目 [M]. 刘衡如, 刘山永, 校注.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2.

(收稿日期: 2015-06-26; 修回日期: 2015-10-12)

[编辑: 黄健]